

■百姓故事

# 春运新闻在录播前送到

■陈慈林

本人曾多年担任媒体通讯员采写新闻。新闻第一要素是新,这就意味着要抢时效,特别是报道一项大家同时开展的重要活动,更需要争第一时间把新闻送到编辑案头。在互联网尚未出现时代,更考验通讯员的毅力和反应能力。

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,也是我久久难忘的经历:1995年春运第一天,104国道因大雪拥堵,我顶风冒雪5小时,坐车加步行,录播前10分钟把当天的铁路春运新闻录像带送到了40多公里外的湖州市电视台。

那时我在杭(州)长(兴)线上的武康工务段工会任职,协管对外宣传报道。自段工会配置了M9000摄像机后,我迷上

了拍摄电视新闻。当时摄像机很少,企业搞电视新闻的更不多,市县电视台都很欢迎铁路新闻,我拍摄的铁路新闻片得以经常在市县电视台播出。

春运开始前三天,我向湖州市一报二台(日报、电视台和电台)申报了“春运第一天,铁路有准备”的新闻选题,很快得到三家媒体积极回应。电视台图像编辑还特意打电话叮嘱我:“选题已获批准,因为是录播,图像最迟17时前一定要送到,否则就赶不上当晚的湖州新闻联播了。”

1月11日,春运第一天。刚过午夜,浙北地区纷纷扬扬下起大雪,上午8时,地面就有了几厘米积雪。上班后,段长、党委书记连袂出发,冒雪前往段管内重点部位彭公隧道、义桥等巡守点,看望职工,检查指

导春运工作。我扛起摄像机、照相机随行。

上午10时半,我结束采访,匆匆赶回办公室处理稿件:胶卷送照相馆冲洗,初步剪辑拷贝录像带、撰写文字稿,誊清后复印;取回照片写说明,再请人分送就近的县电视台、电台和县报,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。

12时许,在段机关食堂工作的妻子送来已经热了两遍的饭菜,我匆匆扒几口,就扔下饭碗,驱车直奔40多公里外的湖州市。谁知刚上104国道就吓了一跳,只见数千辆汽车首尾相接,逶迤不绝,堵成了一字长蛇阵。我下车打听,一位司机告诉我,他已被堵数小时,据说前面10多公里都堵上了。

司机谢师傅是当地人,熟悉周边道路,说是有一条山区

简易公路可绕过104国道。汽车沿着崎岖泥泞的山路艰难行驶,30公里足足开了3小时,终于在离湖州7公里的鹿山重回104国道。但这里同样堵得严严实实,无法通行。雪越下越大,气温已降至0℃,我却急得满头是汗。那时没手机,我跑到路边一家饭店打电话向电视台报告情况。值班主任告诉我:“你的稿件已列入今天节目单,主播已开始化妆,图像编辑也已到岗,录播正式开始,你大约还需多少时间能到?”

离录播不到两小时了,我却被堵在路上。我狠了狠心,决定步行把稿件送过去。我背起装有新闻稿的包,顶风冒雪,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在车丛中,跌跌撞撞地往市区赶。天慢慢暗下来,我看了看表,半小

时才走了1公里,来不及了。正当我焦急万分时,突然看到一辆挤在车丛中的警车,我急步赶到警车前,掏出证件和录像带,向警察说明情况紧急求助。警察拉响警笛、打开警灯,硬是在车流中“挤”出一条道……当我把稿件交到值班主任手里时,离录播开始还有10分钟……后又分头把稿件送到电台和报社。

当电视台播出这条春运新闻片时,我正一脚泥一脚水满身汗地徒步返回停车点。第二天市电视台分管新闻的副台长打电话给我段领导,表扬了我的敬业。当天该台派出的7档记者,有2档未能按时发回报道。事后媒体报道,这是发生在104国道上罕见的一次大堵车,绵延100多公里,持续3昼夜。



静谧 郭建生 摄

■笔随心动

## 人生处处是起点

■王书伟

大成是我朋友,以前在国企任总经理。三年前,他因对属下贪污数百万的经济案件失察而被免职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,心里为大成感到难过,担心大成是否能够承受得住如此重大的打击。他不过四十多岁,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纪,工作能力非常强,事业刚刚扬帆启航,没有想到却倾覆在小河沟里,从人生的巅峰瞬间跌回原点。

我见到大成时,他一脸憔悴,嘴角生疮,头发乱糟糟的。他握住我的手,眼泪流了下来:“你说我冤不冤?如果是我贪污了,挥霍了,我都认。但是……”他还有些转不过弯来,认为这些错误不是自己犯的,板子打到身上特别冤。

免职后的大成,被安排在公司里做一般性技术工作。从过去指挥全公司、众星捧月的一把手,到无人问津的技术人员,心理落差很大。尤其是过去对他有意见的人少不了冷嘲热讽,让他心里特别难受。在大成被免职后的一段日子里,我常和他通电话,安慰他孤寂的环境,担心的是这样出去问,是否会有好的结果?但事已至此,我只能祝愿大成早日东山再起,继续事业的梦想。

很快,我得知大成准备筹建一家公司,特意跑去见了他。他笑呵呵地说,这是他半年来做基础性工作的收获。以前当领导时,一直在台上发号施令,对一些细小的环节没有注意,也没有发现其中的商机。当自己沉下心来做技术性工作时,才发现到处都有商机。他成立的公司规模不大,产品很小,是原公司生产上用的几种小配件。过去这些小配件都是从外地购进,不但有运输成本问题,有时供货时间也没有保障。他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的市场调研后,决定自己办公司生产这些配件,这个想法也得到公司现任领导的赞同。

几个月后,大成在市郊租了一块场地,一家小公司办起来了。公司只有七八名职工,其实从管理、技术到销售,里里外外都要靠大成忙活。可以想象得出,大成有多忙碌。两年时间过去了,大成公司的产品质量高、价格公道,好多人找上门来和他做生意,生意越来越红火。公司从刚开始每月只有不到万元的订单,到现在每月订单几十万,产品也由最初的几种扩展到二十几种,固定客户也有了好几个。

大成说,感谢那次挫折让他发现了自身的不足,那些经验教训是他最宝贵的财富,他也从低谷中发现了以前忽视的东西,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

人生处处是起点,低谷并不意味着就是终点,就如太阳西落东起,永远不会坠入绝望。

■直击真相

■王珍

“仔仔快跑!”杰克向爱犬仔仔大声疾呼。他一直担惊受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,在遛狗的途中与打狗队不期而遇。杰克当然不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仔仔就这样束手就擒,所以第一反应就是想让它溜之大吉。

但是,人家说了,你不配合是吗?那抓住直接就夹死了!这是杰克最不想听到的结果。相比,别的一切都不重要了,得让仔仔活着,生命为大!于是,杰克像平时一样,柔声对狗狗喊道:“仔仔过来!”仔仔也像平时一样,非常乖巧听话地摇着尾巴跑向杰克。

杰克抱起仔仔,恨不能生出双翅,抱着仔仔飞向月宫。但最终还是敌不过现实。杰克极为深情地最后一次抚摸了一遍仔仔全身的绒毛,然后,一狠

心把它放进了打狗队的笼子里。一扭头,快速逃离现场。仔仔凄厉的叫声尖锐地刺破杰克的耳膜,令他心碎、泪奔。

记得仔仔刚刚来到杰克家时,女主人英子并不怎么情愿接受它。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清闲,养一条狗又会多出许多琐碎的事务。仔仔不仅仅会狗眼相看人低,也会看人的脸色,它能分清杰克对它的宠爱,和英子对它的不耐烦。所以,每当杰克要出门的时候,它都会楚楚可怜地用嘴扯着他的裤脚管,抬头望着它的主人,满眼都是依依不舍。若不是万不得已,杰克也真想走到哪就把它带去哪。

杰克除了精心地喂食、洗澡,还煞费苦心地质教仔仔,让它学会和不那么喜欢自己的女主人相处,发挥狗狗的特长——摇尾乞怜。其实英子的心是很柔软的,很快被杰克和仔

仔的深情和努力打动,并爱屋及乌,开始接受仔仔为家庭的一分子。那一天,英子和杰克一起,特意给仔仔买了一箱火腿肠。可是,那箱子都还没打开,整箱的火腿肠一根都没动过,仔仔却永远离开了……想到是自己亲手把仔仔送进了笼子,一进家门,杰克忍不住嚎啕大哭。无需问,英子就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……

杰克并非三四岁的小男孩,而是三四十岁的大男人。可见,要把一个高大威武的男人弄哭,一条爱犬的离去,足矣。

时间过去了很久,但仔仔一直没有走出杰克的心灵家园。尤其是那个生离死别的场景,始终历历在目。杰克最自责的是自己欺骗了仔仔的信任,虽然仔仔是一条很有悟性的狗狗,但也根本不可能明白杰克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狠心的

# 路过劝架

■任迎春

下班回家,远远地就听到小区门口店铺前,有激烈的争吵声……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人。

我好奇地挤进人群,看到一男一女在吵架,女的是理发店店主,白色连衣裙前身被扯破,露出了半个胸罩。长长的披肩发,被扯得乱七八糟。脚上一双鞋子,都踢掉了,赤脚站在店门口。她一手扶着理发店的门框,一手拿着手机,脸色铁青地看着男人,不停地骂。

那男人,中等身材,理着平头,满脸胡子拉碴,身上一件白色短袖,后背被对半扯破,裸露着黝黑的皮肤。男人右手挥舞着一把斧头,那雪亮的刀锋在夕阳下闪着刺眼寒光。因为情绪激动,一张脸涨成猪肝色,怒目圆睁,一声声骂着女人。

我刚搬到这小区,上班忙碌,再加上从不在小区门口理发等,认识的邻居也很少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小区门口看到有人吵架,眼见都没人上前劝阻,我便径直走到男人面前,想把他手中斧头夺下来。一走近,我闻到男人身上浓烈的酒味。

“兄弟,别激动,你拿斧头干吗?有话好好说,啥事都好商量嘛。”

“你是谁?”男人怒睁双眼,盯着我问。

“我是谁?我是这小区的住户!”眼看男人要向女人走去,我一个箭步走到女人身前,挡住女人,对那男人说:“我不认识你,也不认识这女人,只是一个路人。”

“你想干吗?”男人对我怒吼着。

“兄弟,我想干的,就是要你千万别冲动,冷静,冷静,冷静!先把斧头放下。”

男人见我态度诚恳,突然停止了手中斧头的挥舞,盯着我看。

我看到他眼中瞬间闪出的迟疑,趁机上前把他手中的斧头夺了过来。然后,我转过身去,对女人说:“你也不要再骂啦!”

在我的劝解下,男人和女人都平息了下来。

“你好!我是社区民警,特意打电话跟你说声谢谢!”第二天,我接到民警电话:“昨天这男人情绪失控,写好了遗书,准备跟女人同归于尽,他父母是到晚上10时看到遗书才报警的。你胆子真大,敢把这狂徒的斧头夺过来,避免了一起恶性事件的发生。”

“啊?”接听电话,我真感到后怕,当时根本就没考虑什么危险之类的,只是尽力去做一件我该做且能做的事情。一细想,我又好开心,无意间做了一件好事。

■心雨绵绵

■赵佩蓉

这个月夜,一大片浮云奔涌,汇聚成梯田一般静默的云层。万家灯火的街道上空,隐约的大半个月亮,又轻又黄。我驱车往几公里之外的老家,去看婶子。

婶子平躺在木床上,她的双眼闭着,眼眶深深地凹陷下去,面皮好像搭在颧骨上的一张枯黄色的旧布。

“阿婶,阿婶,你好点么?”我柔声唤她。她努力睁开疲倦的眼皮,目光呆滞地望着我。她欠了欠上身,大概是想打个手势招呼我。终究,她微抬起的雀爪一般的右手迅速地耷拉下去,瘫在大腿的一侧。张开的嘴吐不出一丝声音。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下来。我看到一个健壮的生命一点点被绝症侵占。

一年前,婶子明显感觉双肩胛疼痛,浑身酸乏,连走路都觉得吃力。家人也没放在心上,只安慰着可能累着了,歇一歇,进进补,也许就缓过来了。她照例早出晚归,在一个鞋厂谋一份活,直到有一天突然晕厥,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容不得侥幸,CT清晰地显示脑部占位性病变,伴随静脉血栓。家人手忙脚乱地联系了上海的华山医院,婶子得以接受了脑颅手术。我去看她时,她的鼻孔插着输氧管,锁骨偏上插着输液管,腹部右下方插着导尿管。她像一张薄纸片贴在金属病床上,连抬一下眼皮的力气也没有。

入夜了,月光洒满了病房外的大半个休息区。米白色的抛光砖地板上,异乡的明月孤零零地晃着,微微荡漾。我独坐的身影在摇曳。我想不明白,灾难何以偏偏选择了我的婶子。

婶子年轻的时候,是村子里出名的手艺人。她在娘家学得绣花的活。印象中,除了农忙必须出去帮工,她

■情景交融

## 初冬的早晨

■叶远钦

转眼入冬,天气转凉。清晨,空气中弥漫着丝丝寒潮,向四面八方袭来。让人感觉有些凉飕飕,顿觉冬天不期而遇。

不知已过了多少时光,岁月总在不经意间,把我们的年华都带走。从不经世事的少年,到风华正茂的青年,到饱经风霜的中年,到暮色苍苍的老年。人生就是一场梦而已,也是一场风雨无阻的旅行。有艰辛,也有快乐,永远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人或事,伴你成长。

一年四季,我喜欢四季的轮回,春日的希望、夏日的浪漫、秋日的收获、冬日的纯净。有了四季的风调雨顺,才有一年的好收成。

在城市,初冬的早晨。伴随着公共汽车的喇叭声,一天的生活拉开了帷幕。街市上,各种各样的车辆随之增多,有开着车急驰在马路上,呼啸而过的。有骑着电动车、自行车的上班族,头戴头盔,穿着冬装,手戴棉手套,行驶在路上。寒风凛冽,街道两旁做早餐的小商贩们,却热火朝天地干劲十足。大饼店、馒头摊……应有尽有。

此起彼伏的吆喝声,早餐店生意兴隆。这也是城市里,初冬早晨最热闹的地方之一。

人行道上的树干挺直,树叶却变得“光秃秃”。在阵阵寒风中,如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,经历过少时的身强体壮,向世人诉说着一生的坎坷经历。树叶,春发芽、抽枝,到长成郁郁葱葱,茂密

总在堂屋架起绣花棚,终日端坐着。她穿针,她引线。我看她在白色的麻布上,绣出胖胖的紫葡萄,绣出妖娆的红花朵。晴朗的夏夜,婶子拿出一盏点灯,一边千缕空抽丝的杂活,一边唱起小调:八月里来秋风凉,孟姜女窗下绣鸳鸯。针儿扎在手指上,线儿绣出的是万喜良……

隔十天半个月,婶子会到镇上交出绣好的花布,带回来一笔工钱。每次,婶子会买一些零食来犒劳我们三四个孩子,有时分几粒“什锦糖”,有时分几根“小糕干”。

那些美好的旧时光,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。

她对那个被称作“恶性肿瘤”的疾病缺乏必要的了解。她更不会理解需在显微镜下才可窥视的病变细胞不断分裂,是可以毁掉脏器摧毁性命的。她很积极地配合治疗,甚至安慰每一个去看望她的亲友,到大医院开了大刀,挂了很多很多盐水。

婶子更多地躺着,身上的肉瘦尽,呼吸微弱,时常昏迷。7岁的孙子在边上,怯怯地唤她“奶奶”,她才坚强地撑开眼皮,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渴盼。清醒的间隙,她很认真地交待身后的事:那身衣裳,要大红锦缎的。枕头底下压着的几张钞票,是留给孙子读书的。所有的亲友,自觉排好班次,一边服伺婶子,一边观察着她的变化:面色越来越灰了,瞳孔有点散开了,双脚渐渐有了冰意……

出灵那天,我听三叔平静地叙述着一年来熬过的每一个漫漫长夜。诉说有些断续,我只有倾听,倾听企图用金钱挽留生命的希冀,倾听对日益迫近的死亡的束手无策。很长的倾听里,我听见生命像尘埃在飘零,飘零。

婶子被安置在向阳的山坡上。墓碑上的笑容依旧。